

桑榆晚情

□ 记者 冯莹雅 文/图

她们头戴贝雷帽、身穿红套裙,能歌善舞,尽显时尚,谁能相信她们都已年过半百呢?

瞧,这群时髦的老姐妹

在涧西区徐家营办事处丰润路社区,有这样一个文艺队,队员都是退休人员,个个能歌善舞。演出时,她们头戴红色贝雷帽,身穿红色套裙,脚穿银色靴子,醒目又时髦,让人很难相信她们都已年过半百(如下图)。

她们的“壮举”很多,比如:6年前,她们自费去开封求学,回来办起了社区第一支盘鼓队;她们自己设计演出服,用布鞋做成舞靴……

自费外出学盘鼓

文艺队的老姐妹都有丰富的表演经验。在记者面前,她们大方地秀起了歌舞和模特步,还表演了最拿手的盘鼓。

据队长张静介绍,2004年,热爱文艺的她对盘鼓产生了兴趣。听说开封的盘鼓很出名,她便通过开封当地的亲戚介绍,与开封市群艺馆取得了联系,然后带着几个有相同爱好的姐妹,踏上了自费求学的道路。

在开封学习的那段时间,她们从认识盘鼓到熟悉盘鼓,学得非常认真,很快

就可以独立表演了。学成归来后,她们四处打听并购买了价廉物美的盘鼓,成立了丰润路社区盘鼓队。最初,盘鼓队的队员只有12名,都是社区里热爱文艺的退休职工。大家边学边练,水平日渐提高。

自己设计演出服

随着时间推移,盘鼓队的规模日渐壮大,由最初的12人增加到20多人。除了表演盘鼓,她们还可以进行歌舞和模特表演,越来越受到社区居民的欢迎。随着演出场合的增多,她们的名气也越来越大。

可是,名气大了,表演的场合多了,最初的演出服就显得有点过时了。试想一下,一场完美的演出,缺了像样的演出服怎么行呢?于是,她们决定为自己设计一套独特的演出服。大家推选有设计才能的邓木香,由她负责制作和挑选盘鼓队的所有演出服。

邓木香选择了大红色作为演出服的主体颜色。“我们都是50多岁的人,已步入晚年,期待的是‘夕阳红’。”邓木香说,“头戴红色贝雷帽,身穿红色套裙,能让我们显得时尚而精神。表演



穿的靴子也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其实这就是普通的黑色布鞋,我们买回银色的布再加工,就改造成了效果不错的靴子。”

在张静家里,记者看到了她的7套演出服,有蓝色的制服,有白色的套裙……四季服装,应有尽有。

如今,整个文艺队已有30余人。几年来,她们为社区居民义演,为厂矿职工义演,为部队官兵和退休老干部义演……已经演出上百场,而她们的心态也越来越年轻了。

沧海一粟

父亲让我种樱桃

□ 李淑荣

小时候,我是个淘气的孩子,常在外面捅篓子。为此,母亲常常责骂我,父亲则不然,他总是心平气和地给我讲道理。

有一次,我路过一个果园,看到树上的樱桃红润可爱,四周又没人,便伸手去摘,最后,还折了一枝拿着边走边吃。不料,刚走出没多远,我就被追上来的汉子抓了个现行。他怒气冲天,不由分说就打了我两下,倔强的我则立刻扬起手中的树枝还击。他将树枝夺过,揪住我的耳朵气哼哼地说:“走,见你的家长去,真是没教养的孩子!”

我想尽办法,也没能逃出汉子的“魔掌”。我被逼着回到家,哭着跟父母讲了事情的经过。母亲一听就火了,拿着笤帚要揍我,却被父亲拦住。父亲微笑着将那个汉子让进屋,殷勤地倒水、让烟,让我给他道歉,并问需要赔多少钱尽管说。那汉子想了想,说:“遇到你这样的家长,我想生气也生不起来了!其实,我也做得不对,刚才打了这孩子两下,要不这事就算了!”

父亲看了我一眼,对汉子说:“那太感谢您了,



(资料图片)

小孩子犯错打两下没什么,权当您帮我教育他了!”那天,父亲执意要留那汉子吃饭,说一来表示歉意,二来要交他这个朋友,那汉子非常高兴地答应了。从此,我多了一个姓武的叔叔。

第二天,父亲带我去去了武叔叔的果园,让我捡起一些自己扔的樱桃核,回家种在房前的空地上。一个月后,樱桃核破土发芽了。到第四个年头,我终于吃到了自己种出来的樱桃。

如今,每当回到老家,看到房前的樱桃树,我都会深深地感谢父亲,感谢他给我上的那堂生动的教育课。

□ 张文修

老伴教我学雷锋

老妇人走到站牌下,认真看了一会儿说:“到后河。车到了,放心上车吧!”

车走后,我埋怨老伴:“就你逞能,人家自己不会看吗?”老伴说:“你想想啊,这老太太既然问咱们,她要么不识字,要么眼神不好。”对呀!还是老伴想得周全。

进超市后,我回头一看,老伴不见了,于是返身出来找,却发现她在门口一辆崭新的电动车旁边站着。她告诉我:“一个女孩没锁电动车,就慌着进去了,我帮她看一会儿。”话音未落,就见一个女孩从超市里跑了出来,嚷着:“要是电动车丢了咋办!”老伴迎上去说:“闺女,别忙,奶奶在这儿给你看着哩。”女孩感激地向老伴深鞠一躬。

进了超市,一位老先生又拦住老伴,说想给老妻买件羽绒服,让她帮忙试试看看效果。老伴欣然同意,自然又收获了一声“谢谢”。

从超市买菜出来,我对老伴说:“雷锋出差一千里,好事做了一火车,你是买菜一出门,好事跟着人。”老伴说:“人老了,更要行善积德。以后呀,这类好事你也要多做些。”

闲话茶馆

前几天,我和老伴步行去超市买菜,经过38路公交车洛阳八中这一站时,一位老妇人拦住我们问:“这路车到后河不到?”我从没坐过38路公交车,因此不清楚它到不到后河,就实话实说:“对不起,我不知道,你可以看看站牌。”不料老伴白了我一眼,接过话头说:“来,老姐姐,我帮你看一下。”她扶着

影像岁月

申诉状赢来爱情

□ 王大庆

20世纪70年代末,我从农村回城当工人时,已是一名大龄青年。当车间里一个女孩对我表示好感时,我喜出望外,不料,这段感情却被她的父母判了“死刑”。

怀着满肚子的委屈,我给她的父母写下了洋洋万言的爱情“申诉状”。在年龄问题上,我附上户口簿、小学至高中的毕业证书复印件及派出所出具的年龄证明,以证明我确实只比他们的女儿大8岁,而不是他们猜测的18岁。当然,我也表示要力争干番大事业,以不辜负他们的女儿对我的期望。最后,我恳求他们给我俩的爱情“松绑”。

也许是他们为我的真情所打动,也许是从“申诉状”里看到了我“不可估量”的潜质,一周后,他们的女儿悄悄来到我面前,说父母勉强同意她与我继续交往,条件是要我奋

发向上。

我喜极而泣,发愤苦读,终于在1983年如愿考上了中央电视大学。也就是在这一年,我和她旅行结婚,并在苏州虎丘塔前留影。当时刚下过雪,岩石上、大树上、亭子上都覆盖着厚厚的白雪,给我们增添了不少情趣。这张照片虽小,可每次看到它,我们都觉得温馨甜蜜。



1983年摄于苏州